

王中亞 著

隋朝

其实很有趣儿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下「隋炀帝杨广」



王中亞
著

隋朝 其实 很有趣儿



①
下「隋炀帝杨广」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隋朝其实很有趣儿.下, 隋炀帝杨广/王中亚著.—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008-5230-8

I. ①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隋代-通俗读物 IV. ①K241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3634号

隋朝其实很有趣儿. 下 隋炀帝杨广

- 出 版 人** 李庆堂
责任编辑 王学良
责任校对 赵贵芬
责任印制 杨向辉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100120)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010-62350006 (总编室) 010-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010-62005038 (传真)
发行热线 010-62045461 62005042 (传真)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340千字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6.8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第一章 杨广登场◎1

一顿饭，一场祸◎1

不肖朕躬◎7

闹剧与悲剧◎10

得罪不起的女人◎17

高处不胜寒◎21

影帝◎25

三人成虎◎32

末日审判◎37

斧声烛影◎45

废长立幼，取乱之道◎53

草包司令◎59

兄弟虽亲，不如权力亲◎67

第二章 面子问题◎76

北榆林，西张掖◎76

西长安，东洛阳◎81

得了面子，丢了银子◎87



战争要赢，气势更得赢◎91

“征”与“服”◎95

诈败与诈降◎98

历史第一折腾男◎103

折腾的代价◎111

亲信与棋子◎116

亮剑！蒲山公！◎122

贫民版项羽◎128

乱与治乱◎137

第三章 驴老爷，你赢了◎145

怯懦？示弱！◎145

脱围？丢人！◎150

对人吝啬，对己慷慨◎155

看不见，不想看◎159

弃关中，幸江都◎165

顺臣的“顺”◎168

谢天谢地谢杨广◎172

第四章 瓦岗风云◎177

翟知足◎177

李雄心◎180

雄心帝遇上知足哥◎183

战略家李密！战术家李密！◎186

翟让的“让”◎191

基因缺陷◎195

宿命之敌◎200



“宋江”诛“晁盖”◎205

第五章 李渊入关记◎211

造反肥皂剧◎211

募军队，安人心◎217

稳得住的老子◎222

豁得出的儿子◎226

林肯式平等◎231

稳健派大将◎236

振槁之势取长安◎239

忠臣良将知多少◎243

第六章 杨广被杀记◎248

轮回◎248

我要死，别理我◎255

老子挖坟，儿子埋尸◎258

第七章 英雄李密的悲歌◎265

低级龙套◎265

既生瑜，何生亮◎270

痛苦的主角◎273

傻人有傻福，恶人有恶报◎276

不想打和不敢打◎282

利益之争与路线之争◎285

少数人的真理◎288

缺什么，别缺“命”◎292



豪杰与纯臣◎296

愿生生世世，再不生帝王家◎302

第八章 枭雄埋葬英雄◎309

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领导◎309

仁者无敌◎315

你防我，我防你◎320

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◎325

困兽◎330

演员的自我修养◎335

致命辩论◎341

机会成本◎346

假象与真相◎350

死活建德◎354

江淮情仇◎361

群雄末路◎366

后 记◎372

隋朝——帝制史的基调◎372





第一章 杨广登场

本书继续讲述隋朝的历史，是《隋朝其实很有趣儿》的下部，主人公叫做杨广。

后来唐朝给杨广上了个谥号，是为隋炀帝，而“炀”这个字，在谥号里头，属于恶谥、下谥，带有极强烈的侮辱意味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，杨广的登场就充满着争议性，他的夺嫡，他的登位，他跟兄弟间的恩怨情仇，都充满着血腥和疯狂，甚至后世还流传着他弑父篡位的说法——这种说法堂而皇之地写在《隋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上。

然而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事情的真相，或许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



一顿饭，一场祸

故事要从一顿饭开始。

这顿饭的时间是在开皇十八年（公元598年）冬至夜，这是顿“冬夜饭”。只是吃这顿饭的，不是一般家庭，而是隋朝的满朝大臣。



在隋朝，冬至是个重大的节日，时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，每到这一天，操劳了一年的民间百姓，不管多穷多苦，总是要置办几件新衣裳，另外，再准备一桌好饭，祭一下祖，祈求一下平安。

天下统一已经快十年了，数百年间的战乱，正逐渐在民众的记忆中消逝，当朝文帝励精图治，兢兢业业，此时已小有成绩，正是一派盛世气象。

因此，这年的冬至，民间也是格外热闹。

宫内也一样。冬至日是满朝大臣、各地藩属进京朝贺、上贡面圣的日子，但是，这一年情况有所不同，文武大臣们这天突然接到了太子府的通知，说太子要在东宫设宴请客，请各位赏脸参加。

太子杨勇，乃是杨坚和皇后独孤伽罗的长子，在杨坚称帝的当天，他就被立为太子，至此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。

杨勇虽不像乃父一样深沉威严，但宽仁厚道，为人率性，从根性上说，倒也不坏。杨勇也很早就帮着杨坚处理政事，在东宫僚属的协助下，也时常给杨坚提些还算中肯的建议，杨坚看在眼里，也觉得“孺子可教”。

当然，杨勇也有让杨坚感到不爽的地方，那就是——奢侈。

当然了，杨勇所谓的“奢侈”，其实也是杨坚求全责备，比如说，有一次，杨勇在铠甲上纹了些花纹，这就让杨坚不爽了。为此，杨坚还搬出了一番“历观前代帝王，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”的大道理，然后，要求太子把老爹平时穿用的几件衣裳拿回去看看，时时警戒自己，不能堕入歧途。

以“简朴”这点而言，杨坚倒确实是个好榜样，《资治通鉴》是这么说的：

其自奉养，务为俭素，乘舆御物，故弊者随令补用；自非享宴，所食不过一肉；后宫皆服浣濯之衣。天下化之，开皇、仁寿之间，丈夫率衣绢布，不服绫绮，装带不过铜铁骨角，无金玉之饰。

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有这么几条：一、杨坚很会过日子，穿用的东西，都是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；二、杨坚对吃不讲究，除了大型的婚丧节庆需要摆宴，平常时节，每顿饭就一个肉菜；三、杨坚不仅对自己要求高，对别人要求也一样高，充分发扬了模范带头作用，从后宫嫔妃到满朝文武，都纷纷效仿。

当然了，杨坚对“简朴”的要求确实有些苛刻，不要说一般帝王做不到，就是平常仕宦子弟，也觉得困难，但是，杨坚这么做可不是在作秀。这个

皇帝，干什么都喜欢政治当先、上纲上线，“简朴”也一样。

做个对比吧。南梁的萧衍，也是够节俭的，住所就一张床，不喝酒，不碰女人，不听音乐，不吃荤腥儿，但是，说到头，萧衍的“俭”也不过是“私德”。他自己是俭了，但满朝文武、亲贵子弟，一个比一个奢，搞到最后，居然国库空虚，“日不暇给”。这样的“俭”，就没有太多意义。

但是，杨坚不一样，他的“俭”则是一项基本国策，不仅他自己身体力行，他还要求整个国家不论贵贱，也跟着他一起践行，以致“天下化之”。

杨坚一生经历了三个亡国之君，北齐的高纬、北周的宇文赟以及南陈的陈叔宝，要说这几位仁兄有什么共同点的话，那就是一个“奢”字，而且是各有各的路数，花样翻新。以此为鉴，杨坚将“俭”字上升到政权存亡的高度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；而其对太子的求全责备，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那太子对这番话有没有听进去呢？以后我们就会知道，没有。

因为这个“没有”，杨坚对太子，自然也就有了些芥蒂。

言归正传。太子在东宫招待群臣，有些大臣虽然抱着一个“没有先例”、“不知吉凶”的想法，但是话说回来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，是万万得罪不起的，因此，不管是心里犯嘀咕的，还是没犯嘀咕的，都很赏脸，都去了。

这一去，大臣们才发现这顿饭不平常，太子穿着正装、一脸严肃，东宫里还奏起了国乐，眼见就是摆出了“君君臣臣”的架势，大臣们哪还敢造次？所以，这顿饭，在热闹的同时，还透着些拘谨。

按理说，好歹这顿饭吃完，大臣们散场，相安无事也就算了，但实际上，麻烦却才刚刚来到。

过不几天，因为东宫招待群臣的事搞得挺大，隋文帝杨坚也不免听到了些风声，于是，他很快就召集了群臣，详细探究此事。

杨坚的第一句话就问得雷霆万钧：“我最近听说在冬至这天，内外百官都前去朝见太子，这是什么礼节呢？”

大臣们本来还是站着的，听杨坚这么一问，估计腿肚子开始哆嗦了。大家可千万不能看轻这个“礼”字，在儒家的学说中，“礼”可是丝毫马虎不得的，为啥？因为“礼”就是“等级秩序”，就是“君君臣臣”！

打个比方，先秦时期有个大乱世叫春秋，历史上描述春秋有个专门的名词，叫做“礼崩乐坏”。现代人听着好像没啥，但是，对儒家学说稍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，“礼崩乐坏”就意味着社会秩序混乱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国将不国。

后来，孔圣人为了拯救这一切，写了部奇书，叫做《春秋》。其要义，就



是要恢复“礼乐”。所以后世儒家评价说：“孔子作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”

所以，杨坚搬出了“礼”来，也就意味着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严重到了威胁“君臣秩序”的程度。更严重的是，杨坚还用了一个字——“朝”。

什么是“朝”呢？简单说，这个字只有一个用法——就是臣子面君。所以，杨坚的言下之意是——杨勇这小子，这么快就等不及想登基了吗？

礼部官员太常少卿辛覃立即出列：“陛下，大臣们去东宫是庆贺，不能说是朝见。”

辛覃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杨坚生气了，这事儿闹大了，搞不好，朝廷将有一番腥风血雨了，大家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为了息事宁人，辛覃立即给事情转了性，轻轻把“朝”字搬开，换了个字——“贺”。

这个“贺”字，就相对随意一些，太子作为国之储君，在冬至这么大的节日，大臣们去看一看他，应该也说不出个不对来。

很显然，辛覃的心思，是“大事化小”，让大家含含糊糊地过个关。但是，很可惜，辛覃面前的这位皇帝，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能较真的皇帝，没有之一。所以，想要蒙混过去，没那么容易！

杨坚兀自不依不饶，当即就把辛覃的“贺”字打了回去，严肃指出，要真是“贺”，就应该是三五成群，或者十数几人，随情来去。但是现在呢？太子府先发了请帖，然后大臣们准时准点一起抵达，席间，太子还“法服设乐以待之”。这能说是“贺”？然后，杨坚给事情定了性——“东宫如此，殊乖礼制”。

辛覃无语了，大臣们所有人都无语了，大殿之内死一般的寂静，大臣们一阵阵头皮发麻，等着杨坚大发雷霆。

但是，杨坚并没有发飙，他只是颁布了一封诏书：

礼有等差，君臣不杂，爰自近代，圣教渐亏，俯仰逐情，因循成俗。皇太子虽居上嗣，义兼臣子，而诸方岳牧，正冬朝贺，任土作贡，别上东宫，事非典则，宜悉停断。

其大意是说，礼制有等级差别，君主和臣子不能混杂，只是到了近世，圣贤的教化逐渐衰落，任情增减，因之遵循而成习俗。皇太子虽然是国之储君，但在实际上，仍是臣子位份，而各方官吏，在冬至前往朝贺，以土特产作为贡品，另外又去东宫，这事不符合典则规范，应该立即全部停止。

大臣们都是精明人，这封诏书一出来，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。为啥呢？

因为，这封诏书的第一句话，是留着余地的一句话，给大臣们找了个“爰自近代，圣教渐亏，俯仰逐情，因循成俗”的台阶，意思是，你们做事情，虽然不合规矩，但看在“圣教渐亏”的分上，还情有可原。

而第二句话，虽然指出“事非典则”（不合规矩），但是，对这件事的处理，却也显着轻拿轻放，只是要求“宜悉停断”，换句话说，是“下不为例”的意思。

大臣们在朝堂上出了一身冷汗，然后，就可以暗念“侥幸过关”了。

事情结束了没？看似结束了，但实际还没有结束。

之所以说“看似结束了”，是因为此事到此为止，杨坚再也没有进一步追究；而之所以说“实际还没有结束”，是因为过关的只有大臣，而事件的另一方，这顿饭的东道主——太子杨勇，并没有能过关。

之所以说杨勇没有过关，是因为杨坚对他没有任何表示。没有表示，就是最坏的表现。

中国人是个很奇妙的族群，表达亲近的方式，往往不是“和颜悦色”，而恰恰是“声色俱厉”。所谓“和颜悦色”，则代表着另一层意思——生分。如果既不是“和颜悦色”，也不是“声色俱厉”，而是“没有表示”，那就意味着麻烦大了。

后世的蒋介石，就是个喜欢训斥属下的人，但是，但凡被蒋介石训过的人，出来后无不喜形于色。因为啊，这说明老蒋看重他们，搞不好，要升他们的官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在出了大事之后老蒋没反应，那就意味着，事情“大条”了。

举个例子。在民国年间的“蒋桂之战”前夕，桂系老大李宗仁制造了“湘案”，未经中央批准，就把亲蒋的鲁涤平驱逐出了湖南。完事之后，李宗仁还一脸无辜，表示自己身处南京，不知其详，准是属下不听命令，乱搞一气。

本该火冒三丈的老蒋，在此时却出奇的平静，最后处理此事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——对于李宗仁，老蒋写了封信给他，表示知道他跟此事无关，就不必自请处分了；而对于“乱搞”的胡宗铎等人，老蒋的处理居然只是“交由监察部议处”，所谓“议处”，就是可以“处”，也可以“不处”……

莫名了吧？但是，后来的事情证明，这只是老蒋撒下去的一把“迷魂散”。就在李宗仁把心思放在“湘案”上，左思右想还是想不出老蒋为何如此时，老蒋出手了：先是用150万大洋策反了桂系二号首领白崇禧手下的唐生智旧部，白崇禧本人九死一生才躲过一劫；尔后用人格作担保，把桂系重要盟友、坐镇广东的李济深骗来了南京，随即将其监禁；再然后又利用桂系内部的省籍矛



盾，收买了桂系大将李明瑞；再再然后，李宗仁就只能躲到西贡避风头了……

所以，老蒋的所谓“没有表示”，其实是为他的“大动干戈”作准备，这个“没有表示”，远比他气急跳脚、大骂“娘希匹”可怕得多。

杨坚的“没有表示”，异曲同工，他的目的，是要“大动干戈”。

果不其然，很快，杨坚做出了第一步——他命令选拔警卫侍官，将其中强健勇敢的，挑选进入“上台”宿卫。

杨坚突然要加强自己宫殿的警卫，这难免让人觉得奇怪，于是，有大臣就来表达不解了。这位大臣是这么说的：“若尽取强者，恐东宫宿卫太劣。”

此人说的有道理吗？自然是有道理的。杨坚自己要保证安全，杨勇何尝不要？但是，杨坚是怎么回应的呢？四个字概括——话中带刺。

杨坚“作色”回答：“我有时行动，宿卫须得雄毅。太子毓德东宫，左右何须强武？此极敝法，甚非我意。如我商量，恒于交番之日，分向东宫上下，团伍不别，岂非好事邪？我熟见前代，公不须仍踵旧风。”（我时常出行，宿卫必须强大。太子在东宫修养德行，身边需要强悍勇猛的武士何用？这是很不好的做法，很不对我的心思。在我看来，在每次换防的时候，分出一部分人去东宫，不必分别为两支队伍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对前代的事情了解得太多了，你不必沿袭旧的做法。）

杨坚话中带的刺，集中体现在第二句话——“太子毓德东宫，左右何须强武？”

这句话其实带着弦外之音——太子左右用强武之士，是想造反吗？这句“弦外之音”实在太可怕，可怕到这位大臣就此闭嘴了。

杨坚之所以说这么重的话，以压服此人，是因为这位大臣的身份着实特殊，谁呢？高颍！

高颍的女儿嫁给了杨勇的儿子，所以，高颍乃是杨勇的亲家，是太子党骨干。

一个太子党骨干，在这样的非常时期，居然扯出了什么“恐东宫宿卫太劣”这样犯忌的话，这只能让杨坚本就不安的内心，变得更加不安。

内心不安的杨坚，所能做的，也不过是小小警告一下位高权重的高颍了。

然后，杨坚停手了。之所以停手，并不是因为他想到此为止，而是因为，太子在位已经18年了，树大根深，朝内还有高颍这样的奥援，就算要有所行动，也必须等待时机；政治经验老到的杨坚，自然不会轻举妄动。

但是，自此之后，太子的地位就产生了根本动摇。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追根溯源，都因此事而起。因为请了一顿饭，杨勇却给自己酿了一场祸。有人可能要问，这是不是杨坚小题大做了呢？

其实，杨坚自己已经给出了解答，他的“小题大做”，只是因为四个字，他跟高颍说的那四个字——熟见前代。

20年前（公元578年），当时还是北周大臣的杨坚，在宫内见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：彼时，一代雄主宇文邕在北上讨伐突厥的路途上猝然去世，太子宇文赟继承了皇位。在宇文邕逝世后的第二天，在摆着灵柩的灵堂内，在嫔妃大臣们呜咽哭泣之时，突然，刚即位的宇文赟闯入了宫殿，他抚摸着自个头上的疤痕，对着棺材大喊：“老家伙，你怎么死得那么晚！”

这一幕曾经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，当然，也包括杨坚。

三年后，杨坚成为了皇帝，而这一幕却总是像梦魇一样，萦绕在他周围——他跟宇文邕实在太过相似，一样的雄杰，一样的严厉，一样的深沉，所以，在午夜梦回时，杨坚总是会想，自己会重蹈宇文邕的覆辙吗？抑或是，自己还不如宇文邕，不能以“猝死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。



不肖朕躬

当然，宇文邕是宇文邕，杨坚是杨坚；宇文赟是宇文赟，杨勇是杨勇；本不可混为一谈，为何杨坚又会将其联系在一起呢？

因为，杨勇身上有个困扰杨坚很久的问题，那就是，杨勇的性格跟他完全相反。而无独有偶，宇文邕和宇文赟父子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。

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，都很喜欢用一个很奇怪的标准来评价接班人——跟自己像不像（这里指的是性格脾气）。

俗话说，龙生九种，种种各异，要儿子像自己，本身就是个很奇怪的想法，但是，偏偏这种想法极具影响力，有时候，甚至影响朝代的兴亡。

比如说吧，最典型的例子，乃是平八荒扫六合一统天下、结束了中国春秋战国数百年乱世的千古一帝秦始皇。

秦始皇这个人，一个词可以概括，就是“霸道”。他的儿子中，长子扶苏的性格跟他就完全不同，非常宽厚仁义，以此在治国的意见上，跟他屡屡相左。秦始皇不是昏君，从理智上讲，他知道接班人就应该是这个儿子，一张一弛，方为治乱之道，他那套严刑峻法的东西，早晚得搞出问题；但是，理智是理智，



感情是感情，因为这个儿子跟他太不像了，所以，他每次见到扶苏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，因此，他就想了个辙，把扶苏弄到北疆，跟蒙恬一块镇守长城去了。

秦始皇的想法是，天下早晚是你扶苏的，但是你在我跟前，老要跟我顶牛，我这做爹的日子不舒服，这么着，你先出去，我死了你再回来，大家都干净。

秦始皇还有个幼子叫胡亥，此人的性格倒是跟秦始皇本人有些类似，因为这个原因，秦始皇就很喜欢这个幼子，平时干点啥，都很喜欢把他带在身边。

秦始皇本人有个特点，就是老喜欢出巡。他的目的嘛，就是抖威风，把那些心怀不轨的对新政府有所怨望的人，全给镇下去。

公元前 210 年，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，结果很不幸，半道上，跑到沙丘这个地方，猝死了；在死之前，他找来了赵高，要求让远在北疆的扶苏回国接班。但是更不幸的是，赵高是胡亥的老师，而胡亥本人，正好跟着秦始皇出巡。于是乎，赵高就起了个念头，要把自己的学生给抬上去。

光靠自己的力量不够，赵高还去找了个人，谁呢？当朝丞相李斯。当时赵高跟李斯是这么分析的，如果扶苏即位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那他肯定重用蒙氏兄弟，老兄你这个丞相也就当不下去了；不如这样，咱做笔交易，把胡亥扶上去，到时候你接茬当你的丞相，保你子子孙孙富贵不绝，如何？

李斯一时猪油蒙了眼，权欲熏心，同意了。

再然后，胡亥就成了皇帝，也就是著名的“秦二世”；而扶苏呢，则被赵高矫诏逼令自尽；再再然后，本来打算传万世的秦朝，只传了两世就亡国了。

现代人谈起秦朝的灭亡，都喜欢把责任推给胡亥，推给赵高，甚至推给李斯，但要我说，最大的责任人不是这仨，而是王朝的创建者秦始皇。秦始皇因为一个看似很离奇的原因——扶苏跟他不像，葬送了整个秦王朝。

因为儿子跟自己不像而动了歪脑筋的，不只是秦始皇一个，灭亡了秦朝击败了项羽的汉高祖刘邦，就是下一个。

刘邦在还没发迹前，在一次霸王餐中，被做东的吕太公相中。这位吕太公据说会看相，一眼就相出了刘邦的贵不可言，于是，不顾自己的老太婆反对，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刘邦。这个女儿，便是著名的吕雉。

刘邦和吕雉生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。女的，后来嫁给了赵王张耳的儿子张敖，是为鲁元公主。

后来刘邦发迹了，身边美女一堆，自然就对人老珠黄的吕雉瞧不上了，当时在他身边最得宠的一个人，叫做戚姬。戚姬给他生了个儿子，叫做如意。

然后刘邦就把太子刘盈和赵王如意拿出来比对。结果他比过来比过去，就觉着刘盈跟自己不像，如意跟自己像，加上戚姬老吹枕边风，就起了废立之念。

当刘邦透出风声之后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但是，刘邦就是刘邦，打定了主意之后，轻易不会改，因此，吕雉当时愁得跟什么一样，就怕儿子被废。

后来有人跟吕雉说，留侯张良是刘邦这辈子最信赖的谋士，有啥事就爱跟张良商量，要解决这一问题，看来是得去找张良出主意。

于是吕氏子弟就乘隙把张良给扣了，逼着张良出主意。

张良本不愿搅进这夺嫡之争的是非圈，但无奈吕氏穷凶极恶，他要不出主意，还真走不了。于是，张良就勉为其难地出了个主意，说圣上即位后，一直有心招揽四位贤人，但是这四位贤人认为圣上轻慢无礼，不肯出山，到商山当了隐士，时称“商山四皓”。如果你们有办法把这四位弄过来，问题就大概能解决了。

后来，有一次刘邦设宴，叫太子过去侍宴，结果太子身后跟了四位须发皆白、精神矍铄的老人。刘邦没见过这四个人，然后就问了，说你们是谁啊？这四位就说了，我们是谁谁谁。刘邦当时大惊，我找了你们这么久，你们不愿意来，怎的今日会跟在我儿子身后呢？这四位又说了，因为圣上为人轻慢无礼，所以我们不愿受屈，而如今太子道德茂盛、礼贤下士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

后来，这顿饭吃完了，吃完之后，刘邦对着身旁的戚姬一声叹息，说太子是废不了了，他得到了这四个人的辅佐，羽翼已成，吕雉这辈子都是你的主人了。

戚姬当时就哭了，然后起来跳了支舞，唱了首歌，唱着唱着，还呜咽哭泣，刘邦受不了这种场景，就出去了。

但是，归根结底，太子的位置是稳住了，刘邦最终没敢轻举妄动。

事实证明，戚夫人哭得有道理。因为刘邦死后，吕雉为了报复，把她四肢、耳朵、舌头全给割了，又熏瞎了她的眼睛，更要命的是，还不让她死，又给取了个名儿，叫“人彘”……

而刘邦对刘盈的不满也有道理。后来，吕雉请刘盈来参观“人彘”，当时刘盈就吓坏了，回去之后，一连几个月都起不了床，看他的母亲，更是如视蛇蝎，最后甚至连朝政都不处理了。刘盈后来成了个短命鬼，死后“吕后称制”，吕氏势力空前膨胀。吕雉死后，吕氏家族甚至想取刘氏而代之，后来还是靠着陈平、周勃这些开国功臣，才消灭了诸吕，拥立了文帝，稳固了社稷。

刘邦的例子证明，儿子像不像自己，这个标准虽然滑稽，但也不能说完全



没道理，至少，刘盈这小子，就差点葬送了汉家的江山。

“不肖朕躬”的问题，毁灭了秦始皇，迷惑了汉高祖，如今，又来困扰隋文帝了。隋文帝杨坚，因着他特有的经历，在宇文赧咆哮灵堂的梦魇下，隐隐地意识到，这个问题不但关乎“国祚绵长”，更关乎“身家性命”。

但是，随后，杨坚碰到了跟刘邦一样的问题。杨勇跟刘盈一样，都已经经营起了自己的势力，而且，相比较“商山四皓”组成的谋士团，杨勇的太子党势力更为强大，当朝头号权臣高颎，俨然就是太子党的台柱。

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刘邦放弃了，他之所以愿意放弃，是因为太子刘盈虽然“不肖朕躬”，但也没有对他构成威胁；但是，杨坚不愿意放弃，是因为政治神经高度敏感的他，隐约感受到了周围那一双双阴森森的眼睛，他觉得自己身处险境。

让杨坚感受到威胁的，不只是杨勇那一顿饭，还有最近高颎的一系列状况。



闹剧与悲剧

开皇十八年，隋朝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——东征。东征的对象乃是高句丽。

高句丽，也叫高丽，是中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扶余人所建立的，历史极为悠久，据说是在公元前 37 年所建，发源地在中国的吉林省。而后，经历了漫长的扩张战争后，高句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，而在隋朝，朝鲜半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，高句丽在北，新罗在东南，百济在西南。

高句丽之所以逐渐崛起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中原政权一直处于动荡之中。高句丽建国的公元前 37 年，乃是西汉汉元帝时期，而后的六百多年时间里，中国历史经历了王莽篡汉、三国鼎立、三分归晋、五胡十六国、南北朝的诸多混乱阶段，纷纷扰扰，乱乱哄哄，中原政权对边陲的控制力自也有所下滑。

举个例子，汉武帝时期，灭亡了卫满朝鲜后，西汉政府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设立了四个郡，分别为乐浪郡、玄菟郡、真番郡和临屯郡，史称“汉四郡”。

这里简单介绍一下“卫满朝鲜”。在朝鲜半岛北部，最早是商纣的叔叔箕子建立了政权，史称“箕子朝鲜”。该国在周朝时期，是中原政权的藩属国。“箕子朝鲜”享国近一千年，传了 40 多代君王，一直到西汉初年，才为卫满所灭。

这位卫满，乃是燕王卢绾的部下。

燕王卢绾跟汉高祖刘邦是街坊，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打小光屁股一块长大，